

东
国

十八日记

王瑞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国

十八日记

王瑞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国十八日记/王瑞智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011-7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游记—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5347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0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25

印 数 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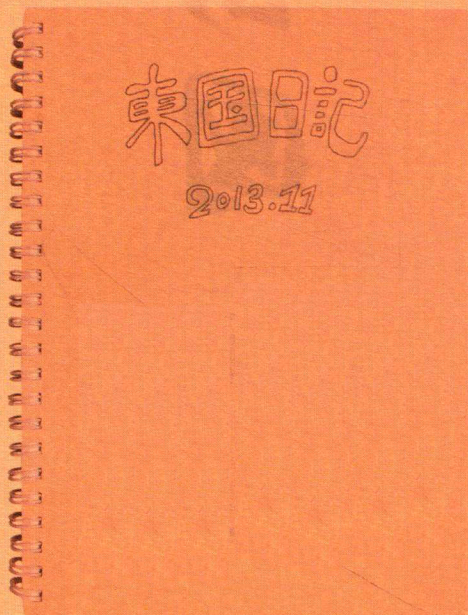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011-7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的东国旅行日记本

给猫咪花花，记念我们一起在蔚秀园的日子

“山东大熊”的修学旅行

新井一二三*

1

我认识王瑞智有差不多十年了。当年,他刚接下《万象》杂志来,经原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先生介绍,跟我联系约稿。记得某一晚,我在北京前门外饭店的家庭套房里哄着哭闹的孩子,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当时透过玻璃窗看得到对面的光明日报大厦。可惜的是,我第二天早上就要飞回日本,没有时间见面谈事,只好在电话上讲几句罢了。后来,通过几次越洋电话,也交换了多次电子邮件,终于第一次见面,好像是二〇〇七年春天的事情。在北京城刮沙尘暴的季节,我带着三名家属走进位于隆福寺的娃哈哈酒家小房间,他笑着指一指自己说,没想到我这么胖吧?胖,我并没觉得他特别胖,倒是觉得:这个人岂不是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

* 新井一二三:日本作家,日本明治大学教授。

后来，位于北京大学蔚秀园的《万象》编辑部，我带家属去了两次。那时，我的两个小孩儿都还很小，去哪儿都一手牵一个的。他们对老四合院里养的猫咪花花儿印象非常深刻，在我们家凡提到王瑞智，都会说，那个养花花儿的哥哥。孩子们说是哥哥，其实瑞智没比我小几岁，本来叫叔叔才合适的。可是呢，他这个人给人的印象好比是布做的大狗熊，不是小熊维尼，就是帕丁顿熊的样子，若称他叔叔则感觉有点不对头。据说是在青岛吃海鲜长大的，念的却是内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怎么想到漂来北京编人文杂志？不料，我还没来得及问清楚之前，大熊开始经常出国旅行了。

最初听说他去了土耳其和伊朗，后来又听说去了柬埔寨和德国，然后是马来西亚的婆罗洲、马六甲、槟城，还有希腊群岛和意大利各地……而且每次启程之前都阅读大量有关目的地的资料，然后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显然跟众人去度假、观光、采购名牌不一样。那么，他到底去干什么？转眼之间，大熊的路线也延长到了我的老家日本，果然他去了连日本人都很少去过的和歌山县纪伊半岛，包括海拔一千米的佛教密宗城市高野山。那一次，他下山以后，到东京我家来，给我们看看在各寺院收集的“御朱印”，讲讲

在小食堂尝到的当地风味（如鲸鱼刺身），洗到的露天温泉，交到的日本朋友等。叫我们最吃惊的，是他还在路上买到了几十年前的可口可乐木箱，而且说要拎着回北京去。后来，我去他在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子里开的花生咖啡馆确实看到了那个古董木箱。

那只是第一次而已，没有几年工夫，他似乎已经来了三次日本，去了很多我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例如，本书里讲述的伊豆半岛，我虽然小时候跟父母兄妹去过几次热海温泉，回家的路上每次都停在茅崎海鲜中心享用了美餐，但是小津安二郎常住的旅馆、川端康成《伊豆舞女》的背景、三岛由纪夫跟家人避暑的海滩以及买甜品（而且跟普鲁斯特名作《追忆似水年华》里的小道具一样是玛德莲蛋糕！）的西饼店等，都从来没去过。绝对不是我对那些地方没兴趣，而是偏偏因为离家不远，总以为机会有得是，不必稀罕，结果反而拖了又拖，很难实现的。

虽然我从来没问过大熊，做这么多次旅行到底干什么，不过，看了这本书，总算有点理解了。他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各景点的历史和有关的文艺作品，也花一样多的时间去研究当地的交通和住处等旅游攻略。然后就是一天又一天，自个

儿泡温泉，看电影，坐慢车，想历史，写日记。其认真程度与其说是放假，倒不如说像成年背包客的修学旅行。大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出生，年轻时候没有条件出国游览。果然，有了条件以后绝不想浪费机会的。所以，他在本书记录下来的旅行，总有点给自己曾经失落的青春补课的感觉。

我之前没想到，一个不会日语的外国人竟然能够独自走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去。这当然是有了网路向全世界传送资讯以后方才可能的。大熊住的不是五星级饭店，而是小旅馆、民宿，更能接触到日本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他也不是吃大餐，经常是吃吉野家的牛肉丼、便利店的豆沙面包了事，可那正是日本庶民的家常便饭呢。好在去哪儿都一定找得到月桂冠清酒口杯，不让他怀念北京的“小二”。

正如俗话说，“旁观者清”，我们的山东大熊在路上看到很多日本人自己都注意不到的时代风景。他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就问我，日本除了东京、大阪和京都东部以外，其他地方人很少的，都去哪儿了？他注意到此间所谓“少子高龄化”导致社区消灭的现象，显然比当地媒体的记者还早。

最令我捧腹大笑的是：大熊在东京被朋友带去一家居酒屋，在那儿工作的中国姑娘说，在日本呆久了，人都变得

傻了。原来在当代中国人的眼睛里，日本是傻瓜的天堂；所以，平时为了生存非精明不可的中国人，来日本就可以放松一下。山东大熊来日本，在勤勉修学旅行的表面下，如果能舒口气，使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恢复日后继续奋斗的精力；我作为傻瓜国民之一，觉得很荣幸，也蛮高兴。怪不得他那么爱泡温泉，坐慢车，这些都是经济发达国家人民休闲时的标准项目。

大熊在各地跟日本人进行笔谈，写的该以汉字为主吧。只是，在中国汉字和日本汉字之间，却存在着一些不同。例如，日本汉字里没有“逛”字。山东大熊王瑞智以修学旅行般认真的态度逛逛日本，看到许多当地人忽视的细节，使这本小书充满着别人还没来得及写下的最新日本实况。既然如此，我都好期待以后看到一整套大熊逛世界写下的旅游文学。

法师温泉的来信

止庵*

瑞智兄：

我在群馬县最北边的法师温泉长寿馆给你写这封信。谈及自己在日本旅游的体验，我曾说过两句话：去偏僻之地，住日式旅馆。现在我待的就是这么个地方。我还说，我到日本各处，觉得通新干线的往往不如只通 JR 的，通 JR 往往不如只通私铁的，通私铁的又往往不如只通巴士的，总之交通越不便利，目的地越值得一游。今天我从上野乘 JR 到高崎，换乘 JR 到后闲，换乘巴士到猿京温泉，再换巴士到这里，要算是来日本多次最费周折的一段旅程。

法师温泉在深山里，只有长寿馆这孤零零的一处建筑，四外冰天雪地。进大门看见悬挂着“日本秘汤守护会”的灯

* 止庵：作家，书评人。

笼，该会名录上共有一百七十八个秘汤，我还是头一回领教。旅馆共有三处温泉，分别叫长寿的汤、玉城的汤和法师的汤，末一处是混浴。木制房子美轮美奂——我用这话是取其本义，即高大美观，介绍上也说是“鹿鸣馆式的建筑”。温泉水质很好，池底均铺着黑色的石子和石块。我住的是八铺席的房间，这种老式木质建筑晚上有点冷，我是伏在被炉上写的这封信。

写到这里，我又去泡了一趟温泉。回来重看上面一段文字，思路有点接不上茬儿了。莫非我一时兴起，想作一篇游记么？说来我从未写过这路文章，甚至对游记这一体裁一向有些质疑。好在此番是信笔由之，我就先来说说这个罢。

在我看来，写游记容易犯的毛病，第一是自以为是。旅行好像很容易给人提供一个拿自己太当回事儿的机会。我们常笑话有些人所到之处必得留下一句“某某到此一游”，去埃菲尔铁塔等景点看看，各种文字写的类似留言比比皆是。其实动辄写游记者与此是同一种心态，好像兹事体大，不著录下来于己于人有多大损失似的。我最怕的就是自家兴高采烈，旁人莫名所以；我们写文章的，还是应该置身事外看看值不值得一写。

第二是夸大其词。人不出外看看，容易“坐井观天”；出去了呢，又容易“以管窥豹”。说实话，旅行虽然也算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方式，但却是最肤浅、最局限的一种。然而游客来到一处，有点一己的经验，往往以为对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已经全面深入了解；有点一己的感想，也会放大为对这个国家或这种文化的总体评价。前些时我写文章说，这好有一比是盲人摸象，摸着腿的就说大象只是条腿，没摸着腿的便不知道大象有腿。

第三是多此一举。或者说，游记诚然容易有上述两样毛病，但若写写旅行攻略，亦可供他人参考。最早我来日本旅游，也是带一册 Lonely Planet 编的《日本》随时查阅。但如今网络发达，信息不仅丰富准确，而且随时更新，此类旅行攻略也许应该更换一种发布方式，例如建立一个类似 Google 地图的网页，随时提供最新的信息。举个例子：我曾从旭川乘 JR 去稚内，然后换海船到利尻岛，查 LP《日本》，只写着“东日本渡海船（Higashi Nihonkai Ferry，电话 23-3780）从稚内出发开往利尻岛（¥1980，1 3/4 小时）”。光靠这点信息无法安排行程，而打电话对我来说也不现实。我就去查相关网站，知道要乘坐的 JR 特急スーパー宗谷 1 号

九点十六分从旭川发车，到稚内是下午一点；而我所去的五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三十日这段时间，稚内到利尻岛鸳泊港每天有三班船，对我合适的一班下午四点半出发，六点十分抵达。于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次我来法师温泉，接着还要去更北边的“雪国”越后汤泽温泉，顺手带了一册川端康成所著《雪国》，打算重读一遍。我记得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也许用一个旅行者的目光来描绘一片不熟悉的地方几乎接近于不可能。就我在旅行时的经验，阅读着那些描写我所到之处的小说和随笔，大多感到的是失望，而写错的地方也意外的多。总的来说这些描写让人感觉肤浅。”（《独影自命》）即以我此时所在的法师温泉而言，上网一查，就知道有那么多人来过，写过，我无论说什么都已不是独家秘闻，更难免肤浅之讥，所以也就不必辞费了。

我给你写这封信，本是出行前读了尊作《东国十八日记》，打算谈点感想，以上所说却仿佛故意泼冷水似的，其实不然。只要意识到可能存在以上三种毛病，不自以为是，不夸大其词，不多此一举，那么游记未必不能写，也未必写不好。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关键是知道“矩”在哪

里,而以“不逾”限制自己,在此范围之内就能“从心所欲”。仍以盲人摸象为喻,摸到什么就老老实实说是什么,不以偏概全,这样的话,摸与说都无甚不可。你在《东国十八日记》中写的正是这样,始终限于一己经历,一己感受,不人云亦云,不夸饰渲染,也不以介绍那些实际上唾手可得的信息为己任,我喜欢读这样的游记。

因为你写的是日本,我又正好在这里,所以不妨再说几句。我觉得,除了那些值得一看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乃至一应风土人情之外,来日本旅游的好处一是舒适,二是便捷,三是安全。说来这也不值得怎么称颂,只是一个正常社会本来就有的现象而已。我去欧洲、北美旅行,也每每有置身正常社会的感觉,虽然若论具体内容或与日本有些差异。而对我们来说,一个正常社会还是非常令人向往和羡慕的。

夜已深了,就写到这里罢。

止庵拜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附记]

《东国十八日记》中，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则写到与我相逢。

11

这里抄呈同一天我自己的日记，彼此详略不同，但亦有可资对照之处：

“十二时零四分从伊东乘伊豆急线往下田，下午一时十五分左右抵。将行李放在所订旅馆‘泉庄’，与老板约定有客人来吃晚饭（事先已与王瑞智约好）。逛街，在本觉寺门口遇王瑞智，一起去了仙寺（日美下田条约签定地），参观宝物馆和黑船美术馆，又走到佩里舰队登陆纪念碑，沿大川端通走过みなと桥，到弁天岛，即当年吉田松阴欲偷渡佩里黑船处。又去玉泉寺（最早的美总领事馆），已是落暮时分。乘巴士到伊豆急下田站，在超市买新潟产‘菊水の辛口’一瓶。回旅馆。给了我们相通的两间房，各八铺席，一名‘胡喋’，一名‘ダギ’，其间的隔间三铺席。大概因为有客来访，吃饭休息互不干扰，然而仍是原来的价钱。室内有个小‘汤’。泡温泉。六时半王瑞智来，请他先泡温泉，然后三人各着浴衣，在房间内吃饭，喝酒，聊天。他十时走，付旅馆五千日元。十二时睡。”

